



中国艳史

宋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 许慕羲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二十八回摇 玉堂珠殿兴土木 员
 炼汞烧丹费心机
- 第二十九回摇 霞裾云幄启巫风 圆
 斗虎抵象残民命
- 第三十回摇 星流天雨兆灭亡 猿
 白雪阳春歌宛转
- 第三十一回摇 舞伎歌童开夜宴 猿
 杏朱梨粉飏晓窗
- 第三十二回摇 陶学士馆中遇美 苑
 李国主池畔垂纶
- 第三十三回摇 金莲花上观妙舞 缘
 红罗亭中逼承恩
- 第三十四回摇 小周后秘制帐中香 苑
 李后主始创北苑妆
- 第三十五回摇 十万水军歼采石 愿
 一曲离歌别江南
- 第三十六回摇 疑怪物英雄初诞 愿
 宴父老豪杰还乡
- 第三十七回摇 烛影斧声留疑案 苑
 见机纳土献版图
- 第三十八回摇 庆生辰钱□亡身 苑
 赐药酒李煜绝命

第三十九回	遭疑忌皇子自剔 修宿怨妹丈殉边	冤怨
第四十回	沙河口曹彬败贯 陈家谷杨业捐躯	冤冤



第二十八回摇玉堂珠殿兴土木 炼汞烧丹费心机

摇摇话说宋太祖正在追悼花蕊夫人，忽地接得北汉主刘钧病歿，养子继恩嗣位的消息，便把哀悼花蕊夫人之意，变作了一片雄心，要乘着这个机会，削平北汉。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，起兵北征。继勋进军至铜锅河，连战皆捷，正要围攻太原。北汉主继恩，慌了手脚，只得遣使向辽邦乞兵，请求救援。哪知司空郭无为，因与继恩夙有嫌隙，竟密嘱供奉官霸荣，刺死继恩，立其弟继元为北汉主，太原很是危乱。太祖得了这个探报，如何还肯放手！一面促令李继勋进兵，一面使赍诏，谕令速降，并允许于援降之后封继元为“平卢节度使”。郭无为为“邢州节度使”。郭无为得了诏书，意欲出降，那继元却不肯答应。恰巧辽主兀律，发了人马，前来救援。李继勋深恐孤军轻进寡不敌众，致遭败衄，遂收兵而回。那北汉主继元，反结了辽兵，入寇晋、绛两州，大掠一场，满载而归。

这个报告到了汴京，太祖勃然大怒道：“刘继元釜底游魂，乃敢猖獗至此。朕不发兵荡平北汉，必为天下所笑矣。”遂即下令亲征，命光义为东京留守、大内都部署，居守汴京。太祖亲统大军，直抵太原，围困了三个月，攻打得很是猛烈，如北汉大将刘继业，善战善守，非但不能攻破太原，反伤了大将石汉卿等数员。辽主又复出兵来救。宋营得了探报，便有太常博士李光赞，力劝太祖退军回汴，再图后举。太祖即与赵普商议，赵普亦赞成退兵之议。太祖遂分兵屯守潞州，以防北汉结合辽人进兵侵扰，便领大军退归汴



京。这乃是宋太祖开宝二年之事。北汉终太祖之世，未能平定。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，方得讨灭，这是后话，此处表过不提。

单说太祖班师回汴，眨眼又到了开宝三年，忽有道州刺史王继勋上奏南汉主刘□，残暴不仁，人民怨恨，且屡次兴兵寇边，侵扰不已，伏乞速兴王师，吊民伐罪等语。太祖览了此奏，还不肯轻易用兵，遣书南唐，命唐主转谕刘□，令其纳贡称臣。这时南唐主李璟，已经去世，第六子李煜继位，是为南唐后主。唐主李煜仍旧事宋不怠，且与南汉世通盟好，故太祖命唐主转谕刘□。李煜既得太祖之命，自然转告南汉主刘□。那刘□非但不肯降服，且拘住唐使，驰书李煜，语多侮谩。唐主李璟只得将刘□的原书上奏。太祖知非用兵不可，遂命潭州防御使潘美，朗州团练使尹崇珂，领兵南征。

写到这里，却不能不把南汉的来历，略略叙述一番方有头绪。那南汉的始祖刘隐，在五代朱梁时，据有广州，受梁封为南海王，隐歿后，其弟陟袭位。当贞明元年，封钱□为吴越国王，刘陟以为钱□与自己同据土地，同受王爵，今钱□既为吴国王，自己仍为南海王，未免相形见绌，遂上书求封南越国王，朝廷不许。刘陟便对僚属说道：“如今中国纷纷，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，远事伪廷。”遂决意统贡中朝，自称为帝，因改名为“岩”，又改为“□”，“□”读若“俨”，字书不载，乃刘□意欲称帝，取飞龙在天之义，以私意造成的。他改名之后，即要建国称帝，因惮王定保之威严，恐其不从，先命他出使荆南，然后即皇帝位于番禺，建国号曰“大汉”，改元乾亨。“□”既即尊，深以身居南



方，人皆号称南蛮王为耻。每遇北人，必言自己世居咸秦，常称中朝为洛州刺史，自制平顶之帽，戴于头上，以为美观。由是国中风俗一变，皆以安丰顶为尚。□又召司天监周杰，占卜国运之长短，周杰奉命布□，遇复之丰，□问享国究有几多年数？卿可细细参之，不用隐讳。周杰参详了一会，早尽南汉的国运，只有五十五年，却恐直言贾祸，便回奏道：“臣参详复丰二卦，皆以土为应，土之数为五，二五十也，上下皆为五数，可以享国五百五十五年。后来传至刘□，为宋所灭，自□称帝之年，至□出降之日，恰恰是五十五年，周杰恐怕说了实话要被刘□所害，因此多说了五百年，以避祸患。刘□哪知内中元奥，听说可以享国五百五十五年，心下大喜、重赏周杰，命他退去。从此刘□自以为国运久长，可以有恃无恐，便渐渐的骄奢淫逸起来，起造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，焕丽异常。后人有关词咏刘□称帝之事道：

万里梯航一笑休，玉堂殿心造蛮陬；
加尊新尚安丰顶，刺史传呼到洛州。

南汉主刘□，自造选了玉堂珠殿，心犹未足，又役民夫数十万，建筑南宫，经历三载，方才成功。真是鬼斧神工，缕金错采，异常辉煌。单就那南宫里的一座南熏殿而言，已是精巧达于极点，那四围的殿柱，都用合抱大的沉香木，将中间挖通透了，又将碧玉雕镂的玲珑剔透，作为础石；将金炉焚着沉檀龙涎，及各种异香，按放在础石里面，人坐殿上，但觉香气氤氲，芬芳扑鼻，不知香味从何而来，任你仔



细端详，也不见什么形迹。刘□日夕在内，宴饮取乐，常对左右近臣说道：“昔隋炀帝论车烧沉水，怎似我二十四个藏用仙人，纵不能上追尧舜禹汤，做个圣主仁君，也不失为风流天子。”原来南熏殿上的柱础，共有二十四个，个个都可置金炉，焚香于内，刘□起个美名，叫做“藏用仙人”。

其时王定保奉使前往荆南，事毕回来。刘□知道他不以自己称帝为然，便预先差近臣倪曙，迎接慰劳，将建国称帝的事情，告诉定保，免得他不知内中原因又要多费口舌。定保听完倪曙之话，知道其事已成，心中虽道不悦，也没法儿挽回，只得说道：“建国当有制度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经过南门，见那清海军的匾额还悬挂在上面，岂不见笑四方么？”倪曙听了定保的话，便去告诉刘□，除去了清海军的匾额。到了建筑南宫，大兴土木，人料定保必要进谏的，哪知定保非但不发一言，南宫造成之后，反作了一篇《南宫七奇赋》，称扬赞美，淋漓尽致。人家方知王定保，从前十分刚正，现在也一变而为阿谀逢迎，贪恋禄位了。

那南汉乃是新创的小国，不过广南一隅之地，财力有限，怎禁得刘□这样的奢靡无度呢？早把地方上弄得民穷财尽，人人嗟怨，天象也就屡示变异了。乾亨九年八月，天上现出一道白虹，其长亘天，忽地落下，蜿蜒进宫，光华夺目，不可逼视，直入三清殿内。宫人内监，一齐看见，诧为奇事，连忙簇拥着前去观看。只见那道白虹如龙一般围着御座，旋绕三匝，便不见了，大家惊异称怪！议论不已。刘□闻知这事，料想天降灾异，必有祸患，很为忧惧。当时有个翰林学士承旨王宏，闻说主上因白虹入三清殿，颇怀忧畏，他欲献媚刘□，便假说天降白虹，化为白龙，乃是上天降的



祥瑞，南汉应该统一天下。还作了一篇《白龙赋》，献于刘□。那篇赋作得文采巨丽，句句都是赞美之词。刘□看了大悦，也以为那道白虹，果是白龙了。遂重赏王宏，改元白龙，以应其兆。后人读史至此，也作一首宫词，咏王定保的改变晚节，和王宏的献媚取悦道：

军门旧额作貽嗤，旋拜南宫献七奇；
狡狴更传王学士，白虹现赋白龙时。

那刘□荒淫无道，直至后晋天福七年，一病而亡。其子刘玠嗣位，为弟刘晟所弑。刘晟弑了刘玠，遂自立为南汉皇帝。

那刘晟性尤暴虐，举动乖谬，嫌刘□所筑的南宫地方狭小，不甚美丽，难壮观瞻，便大兴土木，役动民夫百余万，建筑七座行宫。哪七座行宫呢？一“昌华宫”；二“天明宫”；三“甘泉宫”；四“玩华宫”；五“秀华宫”；六“玉清宫”；七“太微宫”。这七座宫，都用琉璃为瓦，沉香为柱，碧玉嵌窗，珊瑚作砌，玳瑁为梁，珍珠镶栋；内中都将红锦泥壁，锦绣铺地，所有陈设，悉是奇珍异宝，光怪陆离。再加以幽房密室，复道层楼，人入其中，迷离惝恍，摸不着道路，便绕来绕去，不能出外。那七座行宫，造到成功，不知害了多少百姓的性命，所役的百余万民夫，几乎死得一个不剩，真个是尸如山积，白骨遍地，好不凄惨。

那刘晟把百姓害到如此地步，他还不肯息手。因为这七座行宫，造成之后，都是空的，没有美貌宫人在内居住，岂不是辜负这些富丽堂皇的璃宫么？遂即传下旨意，分派内侍，往广南各地，采选美女。这些内侍们，一个个如狼似



虎，把广南各处的人民，闹得马仰人翻，鬼哭神号。方才选了三千名美女，送入宫中，由刘晟亲自过目，分派在七座行宫里面，侍候御驾游幸。

选来的美女之中，有两个女子，最是艳丽，真个有倾国倾城之色，西子、太真之貌，不亚似洛浦神妃、广寒仙子，而且知书识字，精工翰墨。刘晟见了，好不欢喜！便问明二女姓名，一个叫作卢琼仙；一个叫作黄琼芝。刘晟遂命二女，随侍左右，十分宠幸。只因朝夜宴乐，荒淫好色，对于朝事和文武所上的章奏，哪里还有心情前去批决。如今得了这卢琼仙、黄琼芝两人，都是出口成章，应答如流的女才子，刘晟遂加封两人为女侍中，一样的戴着朝冠，穿着朝服，参决政事。

到了后来，刘晟的精神一日不济一日，所有政务奏章，一齐付于卢琼仙、黄琼芝裁决批发，刘晟绝不寓目。这两个女侍中，势倾朝廷，文武百官，莫不低头趋奉，竟致贿赂公行，卖官鬻爵。卢琼仙、黄琼芝得了众官的贿赂，顿时十分豪富，便奢华阔绰起来，两人都在外面置了邸第，名为侍中府。那侍中府，盖造得楼阁冲霄，宅第连云，华美异常；府中也一样的奴仆成群，姬侍满前，一呼百诺，好不威武。

自古道逸则生淫，卢琼仙、黄琼芝正当及笄之年，情窦初开，性欲方张的时候，虽然得着刘晟的宠爱，时常临幸。但是宫中的妃嫔甚多，刘晟应酬了这里，又要去光顾那里，如何能够单单守着这两位女侍中呢？况且这卢琼仙、黄琼芝，又是天生的尤物，一夜也空过不得的。刘晟又是酒色淘虚的身体，便是夜夜伴着卢琼仙、黄琼芝，也不能满足两人之意。所以卢琼仙便和黄琼芝商议了一个主意，暗中派人在



外四处访寻美貌男子，且要身强力壮、精神充足的，遂即设法引诱来了，藏在府中取乐。后来又恐走漏风声，被刘晟知道不当稳便，两人又凑出了许多银钱，盖造了一座花园，楼台亭阁，花卉树木，也和普通的花园一般，惟有那座假山，却是聘了名手前来堆叠的。表面看去，玲珑剔透，嵯峨崔巍，峰峦挺秀与真山一般，那山洞中却藏着一座密室，弯环曲折，十分深邃，异常幽奥。并且防备严紧，道路回环，非有知道底蕴的人，领导前行，万难入内。卢琼仙、黄琼芝有了这样的秘密所在，不忧泄漏风声，越发放纵起来。添派了许多心腹在外面察访，无论是官家子弟，富室王孙，只要生得眉目清秀，身体魁梧，就用尽法儿，或是引诱，或是诓骗，甚至于巧取豪夺，无所不为。

这时候广南境内青年子弟，强壮后生，无故失踪的，不知凡几。这些人家的儿子无缘无故不知去向，怎么不要惊慌失措呢？少不得派人寻觅四处察访，有的还出了榜文，悬了重赏，有人知风报信，因而寻获者，不惜厚赠。只是一失去了，便是无影无踪，任你怎样的费尽心力，也莫想找寻得到。便有人捕风捉影的乱说乱讲，道是广南地方出了妖怪，专门摄取青年男子充他的食料，那些青年人一经失去便找寻不到，一定被妖怪连皮带骨吞入腹中，所以没有踪影。这个议论传了出去，广南地方的人家，更加惊惶得不得了，凡是有子弟的，一齐把来深藏密室，不敢放他们出外行走，弄得各处人民闻风骇惧，草木皆兵，乱纷纷的没有个了结的时候。

那卢琼仙、黄琼芝，虽然淫荡成性，引诱了几个青年藏在家中，也就够她们取乐了，何必要骗取这许多男子呢？况



且照写书的说来，只有骗进去的，没有放出来的，日积月累，非但那花园内假山洞里藏不了许多青年男子，便是两座侍中府内，也要人满为患了，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罢？要晓得卢琼仙、黄琼芝乃是天生的妖淫女子，比到那春秋时的夏姬，唐朝的武则天，还要厉害万分。那些引诱去的青年子弟，有的外强中干，表面虽是魁伟，内里实在不足，一经卢琼仙、黄琼芝的播弄，早已头昏目眩，元精尽丧，没有用了；便是最好的本领也不过陪伴着两人，十日半载就要筋疲力尽，骨瘦如柴，成为痨病了。那卢琼仙、黄琼芝更有一桩可恶之处，她们两人得了青年男子，用过了一两回，见他精力已疲，就生了厌弃之心，即命家中的心腹奴仆，用绳索绑缚了那人的手足，抛弃在后园一口深井之内，由他淹死，以灭形迹。遇着强壮的男子，合得来心意的，便让他多活几天，到了精尽成病之时，也要照样绑缚，掷于井内。凡是到两人手中的男子，没有一个保得住性命的。所以卢琼仙、黄琼芝派人出外寻访强壮美貌的青年，竟没有休息的时候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如今一言表过，不必烦絮了。

单说南汉主刘晟，每日在宫与许多妃嫔昼夜取乐，朝中政事完全交付卢琼仙、黄琼芝两个女侍中，去替他办理，精神固然保存不少，但是刘晟虽然置政事于不问，他对于淫乐，仍是不稍间断的。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得很，如何禁得日久月长的斲丧呢？刘晟到了这时，实在筋疲力尽，支持不住，他便想到神仙修炼，有个采阴补阳的法子，心想：“学习了此法，非但可以久战不倦，还可以补益身体，我何不下道旨意，访求神仙炼丹之术呢？”打定了主意，遂即颁下旨意，命广南各处，如有深明道家炼丹之术者，由群县敦聘来



京。

那广南群县得了此旨，早已纷纷的送了许多道士前来。刘晟便在玉清宫召见这班道士，垂询他们烧丹炼汞，采阴补阳之法？这些道士，有的说：“我能调精养气之术”；有的说：“我能健阳御女之法”。纷纷扰扰，说个不少。刘晟听了，甚为欣然！便命他们将所能之术，传授于己。哪知他们异口同音的说道：“陛下要炼各种法术，非积修炼之功数十年不可，若要一旦习成，却没有这般容易。臣等另有秘炼之丹药，情愿献于陛下。倘若服了丹药，自能添精益髓，增加气力，然后慢慢修炼，方可有成。”刘晟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汝等可将丹药献上，待朕试服。如果灵验，朕当不吝重赏。”这班道士齐称遵旨。都将葫芦里的丹药献了上来。刘晟便不问好歹，概收了，把来服用。当晚服了他们的丹药，果然觉得精神发越，临御妃嫔，时间竟能耐久，也不觉着疲乏，心中大喜！以为他们所进的丹药真个灵验，就天天服用起来。哪知这些丹药，都是市间所卖的什么三鞭壮阳丸，扶阳干健丸一类，尽是用海狗肾和各种金石之药配合而成，其性燥烈异常；服得久了，心烦口燥，六神无主，坐立不定，在大冷的天气，亦觉得口干舌焦，心如火攻一般。刘晟烦躁到无可如何，只得命近侍觅许多西瓜水置在冰桶里面，时时饮着，方才略解心头的烦热。

其时英州官员，有奏章前来，说是英州云华山石室里面，有一个老人，得长生久视之术，延年益寿之方，居于云华石室，不知有多少年代。相传这个老人，不知姓名，地方上的百姓都称他为英州野人。这英州野人，遇到百姓们有了什么奇怪的病症，他也施舍些丹药，替人治病却很有效验。



只是须要和他有缘，方肯医治。若是和他没有缘，任你怎样的哀告求拜，也是没有用的。因此英州地方的百姓，都把他当神仙一般看待，人人皆知有个英州野人，说起来都十分敬重。那英州的地方官，接到刘晟敦聘深明道术、善于烧炼丹药的旨意，便备了聘礼，亲自到云华山石室里面，去聘请英州野人进京。这英州野人却再三推辞，不肯应征。地方官不能相强，又哪敢隐匿不报？只得缮了奏章，启明原因，听凭刘晟如何裁夺。

那刘晟服了众道士的丹药，弄得心烦意燥，十分难受，览了奏章，知道英州野人颇具神术，且善治病，便道：“他既不肯应征前来，朕何妨亲自往访他呢？”遂传旨驾幸英州，当即启跸。沿路地方官预备供张，迎驾送驾，纷纷忙乱，少不得又是各群县的百姓晦气，被那些贪官派了差役，敲剥了银钱，还要拉去当差。弄得这一方的百姓倾家荡产，生命俱亡的，不计其数；真是怨声载道，恨入骨髓。但又惧怕威势，都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惟有暗中祝告上苍，使那刘晟早早灭亡，生了真命天子出来，平定四海，令百姓安居乐业。

慢言百姓们个个嗟怨，人人痛恨，单说那南汉主刘晟，一路行来，并无耽延，这日将抵英州。早有文武官员，得了前站飞报，出郭十里迎驾，已在城内预备下一座绝大的行宫，铺陈得花团锦簇，把刘晟接入里面居住。刘晟一心要见那英州野人，求他传与法术，以纵淫欲，便立刻传下旨意，命近身内侍，赍经云华山石室，宣召英州野人，至行宫见驾。那个内侍奉了刘晟之命，那敢怠慢！立刻带了从人，飞马来至云华山麓，见上山的路径都是蜿蜒小道，甚是弯曲，



只得下了坐骑，步行而上。好容易一颠一蹶，到了石室之前，正要入内，却见那石室双门紧闭，只得对着门，高声呼喊。那知任你叫破了喉咙，也是无人答应。那内侍没有办法，遂带了从人回转行宫，启奏刘晟，说那石室双门紧闭，莫非英州野人不在室内？那官员见问，恭身奏道：“英州野人，静坐石室，向不外出，便是石室的门也从来不关闭的。今既如此，必是知道陛下有旨，前往宣召，所以闭门不纳。”刘晟道：“朕欲见野人有所垂询，特地来此。他今闭了双门，不奉圣旨，是何意见？”那官员又奏道：“英州野人，乃是有道全真，已经位列仙班，不受人君的管束。陛下欲见其人，必须御驾亲临石室。野人见陛下诚心相访，不惜纡尊降贵，屈驾枉顾，自然迎见圣驾了。”刘晟道：“神仙原不是轻易得见的，朕明日御驾亲赴石室便了。”

到得次日，刘晟果然轻车简从，乘着一片诚心，往云华石室，访那英州野人。说亦奇怪！刘晟今日亲来，连上山的路径也不像昨日那般曲折难行了，刘晟的御辇，竟可直达山顶。到了石室之前，却见双门大启，一个道人，当门而立，见了刘晟，打个问询道：“贫道山野之人，何劳圣驾亲临。”刘晟见那道人，头戴纯阳巾，身穿茧绸道袍，脚踏棕鞋，手执拂尘，生得俊眉星眼，鹤发童颜，五络长须，如银针一般，披拂胸前，真个是仙风道骨，飘飘然有出尘之概。刘晟瞧了野人的相貌，知道是当世神仙，不敢轻慢，连忙下辇，和那道人执手相见。这人不慌不忙的，把刘晟让入石室里面，坐将下去。

未知刘晟与道人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九回 摇 霞裾云幄启巫风 斗虎抵象残民命

摇摇话说刘晟见了英州野人，同入云华石室里面，坐了下来。野人又打了一个问询，开口说道：“陛下来意，贫道已经尽知。但贫道虽与陛下有缘，也仅有一瓶丹药，可以献于陛下。倘若服完之时，便没有了。望于服药之后，清心寡欲，屏除酒色，自可使龙体安康，延年益寿。若仍旧不改前行，丹药服毕，那就无法可想了。”说罢，取出一瓶，内中满贮丹药，献于刘晟。又叮嘱道：“愿陛下无忘贫道之言，清静持躬，尽除俗念，服此丹药，不难寿至期颐也。”刘晟亲手接过丹药道：“仙长之言，安敢不遵，朕从此当从事清修，不生欲念，以保身体，方不负仙长赐丹之意。”英州野人道：“能够如此，实陛下之幸福也。”刘晟遂即取了丹药，辞别了英州野人，启驾回归番禺。后人有一宫词一首，咏刘晟亲受丹药于英州野人，并以政事付给卢琼仙、黄琼芝道：

受得神丹保睿躬，云华扃闭石堂穹；
甘泉无事劳亲决，只付双双女侍中。

刘晟自英州返蹕番禺，每日服了英州野人的丹药，果然不比前后那班道士所献之物，觉得精神充足，百病俱消。又因在云华石室当面允许野人此后从事清修，不生妄念，所以回銮以后，便收拾了南熏殿，在内静坐，以养身体。哪里知道平日娱乐惯了，一旦独处南熏殿中，如何忍受得来？只觉心中忽起忽落，思了这样，又想那样，那颗心好似吊桶一



般，七上八下，神魂不定，实在难过。把个刘晟急得直跳起来道：“要是这个样子，就使真个寿于天齐，成得大罗天仙，我也不愿意受这罪的。”说着，便出了南熏殿，仍去与妃嫔们饮酒取乐去了。

刘晟恃着英州野人的丹药，更是尽力渔色，通宵达旦的临御妃嫔，绝不疲乏，心内十分欢喜！称赞英州野人丹药之妙！哪知乐极悲生，有一天取那丹药服时，见这瓶中已将告罄，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临别之时，野人曾经嘱咐过，服了此药，清心寡欲，屏除女色，自可寿享期颐。如果若和从前一样，贪酒好色，丹药服完，便没有它法可想。现在丹药已完，这却如何是好呢？”沉吟了一会儿道：“朕的身体此时强健得很，那个野人也未必真是神仙，他说的话，难道总是灵验的么？就是丹药完了，只要多食滋补之品，自然身强力壮，没有疾病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便不把英州野人之言放在心上，仍旧娱乐不已。不料丹药服完之后，未及三日，刘晟便患起病来，卧床不起，奄奄一息，命太医诊脉，都说六脉已绝并无治法。刘晟也知天命已尽，遂不服药，在床待毙。延至周世宗显德五年而亡，长子刘□嗣位，刘□初名继兴，封卫王，即位之后，易名为□，改元大宝。

那刘□的性情，更比其父昏庸。初登大位，仍以卢琼仙、黄琼芝为侍中，参决政事。又信任宦官龚澄枢，国家大政，皆由澄枢指示可否，然后画诺照行。其时宦官专权，百官皆俯首听命，奔走恐后。这刘□又生成一种脾气，凡群臣有才能的，读书的士子中了进士、状元，皆要先下蚕室，然后进用。就是和尚道士，可与谈禅的，也要加以宫刑，方才信任。便有那些不识羞耻的人，居然自己割了阳具，以求进



用。于是阉人之数，比到刘晟时增加十倍。刘晟在世，宫中使唤的内侍，不过三百余人，刘□手里，竟多至三千余人，诸内侍尽加使相之衔。刘□又设立内三师，内三公等官，悉以内侍充之，并省紫闼黄枢，判决百司，与三师三公一样的恩荣。于是时人皆称未受宫刑之官及读书之人，为门外人，而称自宫以求进用者，为门内人。后人读史至此，也咏宫词一首道：

内三公并内三师，紫闼黄枢判百司；
闻说状头勤自阉，人间无复重须麋。

刘□既重用内宫，事事皆惟内宫之言是从。其时有个内宫陈延寿，因自己的权力不及龚澄枢，要想邀取刘□之宠幸，便举女巫樊胡子，结连首尾，引进宫内，朝见刘□。自言奉了玉皇的使命，特至下界，为南汉之师，辅佐刘□，削平四海，统一天下的。

那樊胡子本是番禺小民张二之妻，家中贫苦异常。张二又复生性痴呆，不善生计，专靠其妻樊胡子，为人家看香头、送神请仙，画符咒水，医治疾病，养活全家。后来张二一病身亡，樊胡子更无忌惮，专一的与些青年无赖私下往来。这班无赖子弟，见樊胡子年纪尚轻，相貌又美，便如蚁附膻，如蝇逐臭，争先恐后的趋奉樊胡子。樊胡子却似海纳百川一般，凡是来亲迎自己的，绝不拒却，总抱着佛家舍身布施的宗旨，使来者满意而去。因此樊胡子的党羽，到处皆是，凡和她亲近过的人，便似吃了迷药的听候指挥，惟命是从。所以富家宦室的秘事，都被樊胡子的党羽刺探了来，暗